



辛棄疾〈水龍吟·過南劍雙溪樓〉賞析

● 施寬文*

辛棄疾（1140—1207）現存詞作六百餘首，為有宋一代作詞最多之詩人，其詞雖與蘇軾並稱「豪放」，然其二十二歲即在金佔區聚眾起義，並冒險突襲金兵大營擒拿叛徒張安國而歸宋，較諸蘇軾，辛氏固多英雄之氣概。惟其主戰立場與當道者相左，仕途多蹇，恢復河山之志不得實現，胸懷悒鬱，詞作每多蒼涼憂傷的家國情懷。作於五十四、五歲（1193—1194）的〈水龍吟·過南劍雙溪樓〉，為其帥閩期間，登臨南劍州（今福建南平）劍溪上的「雙溪樓」之作，是體現其家國情懷的著名詞作之一。辛詞喜用事，此闕詞在語句的解讀上頗有異說，試就所得，略加析說。詞云：

舉頭西北浮雲，倚天萬里須長劍。人言此地，夜深長見，斗牛光焰。我覺山高，潭空水冷，月明星淡。待燃犀下看，憑欄卻怕，風雷怒，魚龍慘。
峽束滄江對起，過危樓、欲飛還斂。元龍老矣，不妨高臥，冰壺涼簟。千古興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時登覽。問何人又卸，片帆沙岸，繫斜陽纜？

光宗紹熙二年（1191）冬，辛氏被賦予福建方面的要職，時距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）冬落職罷官，已經十年。再入仕途的辛氏，於神州東南隅登臨高樓，卻未有「四顧山光接水光」的雅興，而「舉頭」仰望「西北浮雲」，蓋因浮雲下之大地即淪陷於女真人手中的故國山河，其念念不忘中原故土，雖未明言，即此已具現。「倚天萬里須長劍」，或以柳宗元詩「海畔尖山似劍鋌」（〈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〉）解之，以「劍」為喻寫附近高聳之山勢，雖說未必不然，但若結合題目之「雙溪」（樵川與劍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。



溪)的劍溪傳說，則「長劍」之語，義蘊將較為豐富，既聯繫「劍溪」得名所自的寶劍落水而化龍之傳說，亦借以喻指英雄，意謂欲廓清中原，亟須英雄之輩，而「英雄」蓋亦包含辛氏自己。此意可參看其作於寧宗開禧元年(1205)的〈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〉，時權臣韓侂胄欲假借北伐以固權，晚年的辛氏憂心其草率輕敵將致大敗，因有「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，孫仲謀處」的感歎、提醒之語。若說「須長劍」強調欲復故土實有賴於英雄，那麼，「英雄無覓」則是藉懷古以感歎今日英雄難尋，也是提醒只為固權而草率北伐的韓氏，果已英雄得人乎？

「人言此地，夜深長見，斗牛光焰」，一方面聯繫與「劍溪」之「劍」相關的傳說，一方面則又隱有自傷之意。《晉書·張華傳》載張華夜睹「斗牛之間常有紫氣」，雷煥以為「寶劍之精，上徹於天」，華遂署雷煥為豐城令以尋之，煥掘得太阿、龍泉，一以贈華，一以自佩。煥卒後，其子雷華佩劍至延平津(即劍溪)，寶劍躍墮水中而化龍，卒失之。此即聯繫劍溪之傳說者。另外，「倚天長劍」若喻指英雄，則辛氏長年投閒，此次帥閩前後亦僅三年即又被黜落，恢復之志始終無由實現，其懷才不遇亦何嘗不似沉淪、埋沒之寶劍？徒然夜夜光射斗牛，卻乏探尋起用之識者，此自傷之意蓋亦如〈永遇樂·京口北固亭懷古〉末後所言「憑誰問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」之意。

情意至此，固已蕭索落寞矣，詩境隨心境而出，因有「我覺山高，潭空水冷，月明星淡」之語。對照下闕「片帆沙岸，繫斜陽纜」，則此一靜夜月明星稀、寒潭空明之景，宜非眼前實景，而為幻設之語，實為辛氏寥落淒寒之心境。此一淒寒心境之所由，固因其恢復之志意長年與當道者不諧，因有「待燃犀下看，憑欄卻怕，風雷怒，魚龍慘」之語。「燃犀」句用《晉書·溫嶠傳》所載溫嶠於牛渚磯燃犀角照見水族妖異事，既切寶劍化龍事，亦如葉嘉瑩所指出：「『風雷』、『魚龍』等字樣可以引起政治託喻之聯想」¹，蓋亦隱指朝中政治傾軋、鬥爭之事。

下闕「峽束滄江對起，過危樓、欲飛還斂」，寫眼中所見兩岸高峽逼仄，江流奔躍激蕩、洶湧繞流雙溪樓之景。其中「欲飛還斂」，或以為寫水勢，或以為寫危樓，或以為寫高峽，不論如何，皆聯繫、承接上闕恢復志意之橫遭遏抑的境況，「欲飛還斂」者，實辛氏一生長存心中，卻無法實現的復國壯志。渡江南來業已三十餘年，英雄詩人

¹ 葉嘉瑩、繆鉞合撰：《靈谿詞說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)，頁418。





垂垂老矣，國事蝸蟻，既無所著力，辛氏乃欲隱居高枕，謀求一己之安適度日。「元龍老矣，不妨高臥，冰壺涼簟」，此反用《三國志·陳登傳》之典故，言語雖似平淡，實則透骨酸心。蓋一心欲匡扶時艱的陳登（字元龍）之「自上大牀臥，使客臥下牀」，實瞧不起許汜在國家艱危之際，惟「求田問舍，言無可采」，但求一己之安適。辛氏既以元龍自居，固欲鞠躬盡瘁、忠蓋國事者，卻屢遭當道冰冷對待、投閒置散，安居高臥豈其素志本心之所願，實乃無可如何耳。英雄白首而無功，寶劍沉淪而不遇，欲寬懷自遣而畢竟悲涼，因而又欲以綿亙之時空與短暫之人世悲歡做對比，以求寬慰、超脫，因謂「千古興亡，百年悲笑，一時登覽」，此語可以《三國演義》卷首題詞為之注：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」佇立雙溪高樓，千百年來朝代之興亡、人事之悲歡，恍然一時都盡，後人視諸今日之是非成敗，固亦如此，此實故作曠達欲求寬懷之語。然而，「平生塞北江南」、「眼前萬里江山」，即使在夢中亦「挑燈看劍」的辛氏，復國執念甚堅甚固，又豈是如此自慰、「自欺」即能釋懷？！末後折轉而出「問何人又卸，片帆沙岸，繫斜陽纜？」雖似寫眼前所見向晚帆船泊岸、船家於夕陽下繫住船纜之實景，然而，「斜陽」又何嘗不是其心中日漸陵夷的南宋國勢？「繫斜陽纜」又何嘗不是希望有英雄出世，力挽國勢斜墜之危局？然則，辛氏又何嘗真能在「冰壺涼簟」中高臥自適！

